

福建興化文獻叢書之一

監修：蜩碩

林秀樂

主編：林國樑

福建興化文獻

福建興化文獻叢書之一

監修：蜷碩

林秀欒

主編：林國樑

福建興化文獻

莆仙民間故事選異

吳越

建仙溪橋的顯靈

仙溪在仙遊縣城南門外，別名叫做藍溪或南溪，上游集永春，德化諸水，下游經莆田瀨溪至木蘭陂流入大海。

仙溪橋橫臥在仙溪的南北兩岸，俗稱爲昇仙橋或南橋，全長五十七丈，寬一丈三尺，係仙邑的交通大道，亦爲全縣的要衝。

宋朝紹興八年，邑人陳大可（任肇慶太守）倡議興工建造仙溪橋。因溪流湍急，經常山洪暴漲，據傳時有蛟怪興波作浪，橋基屢次被狂流沖壞，無法完工。幸有張真人克勤，化爲道士，顯聖斬除蛟怪，橋基才能屹立不倒。至今劍迹猶存。

有一天，南海觀世音菩薩，變化爲老婆婆，手捧著鉢綠豆湯親臨工地，誠懇的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們慰勞，老婆婆說：「你們衆人爲了公益的事，辛辛苦苦的工作，我的心裏十分感激，請大家暢吃綠豆湯一飽如何？」大家聽了老婆婆的話，以爲老婆婆手中只捧一鉢綠豆湯，怎能供給衆人吃飽，大家都覺得好笑。

「你們不要笑，老身絕不欺騙各位，我這鉢中的綠豆

湯，任憑你們大家怎樣吃，也是吃不不完的。」老婆婆說著，便把鉢中的綠豆湯供給衆工人吃，果然應驗。大家正在議論紛紛，十分驚奇，轉眼間，那個老婆也無影無踪，遍找不著。

仙溪橋建成後，又建觀音廟於橋北，祀張聖者於橋南，以酬謝其協助建橋的功勞。

聖者姓張名克勤，在俗世時家道寒貧，依靠大嫂過活，白天上山砍柴，下田耕種，工作閒時，閉目靜坐，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語，鄉人都以爲他的神經不正常，有一天他的大嫂有事外出，吩咐克勤說：

「家中沒有柴燒飯，你早上趕快上山砍柴，回家燒午飯，我有事出去，家中一切大小事情，全由你照顧。」

克勤眼看大嫂出去以後，懶得上山砍柴，靠在床上打盹，片刻呼呼大睡，一覺醒來，已經將近正午，趕忙爬起來燒飯，一時找不到木柴，便急忙把腳伸進灶門口當柴燒飯，不料大嫂突然推門而進，看見克勤這種作法，不禁大聲喊叫。克勤知道法被大嫂所沖破，匆忙中從灶中煙窗裏衝出去，昇化成仙。張聖者那時臉上被黑煙薰得像墨一般黑，所以張聖者的塑像，臉孔是漆黑的。

張聖者常常顯靈，驅除鬼怪，保佑鄉民，大家都稱呼他做「張公」。

又傳聞督造仙溪橋的時候，在橋的附近石碑村開鑿一口水井，深二丈餘，潤僅尺餘，名叫仙井或叫做酒井，石匠夜間口渴，向井中默禱，水就變爲酒，可供全體石匠享用。但是一到天明，則仍然是水。橋造成後，仙井的水，再也不會變酒了，現今井迹尙存。

鄭紀含冤折寺

鄭紀幼時莊重警敏，中了明朝天順四年進士，授翰林庶吉士改檢討。

鄭紀少時，家境窮困，借住在鳳頂山九座寺讀書，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，勤讀不輟，以求一舉成名，光宗耀祖，有一天，寺裏飼養的司晨公雞，忽然不見了，寺中和尙四處找尋不到，老和尚以爲鄭紀家貧，寺中又無別的俗人，懷疑公雞被鄭紀所偷，但苦無真憑實據，只好暗中偵察鄭紀的行動。

鄭紀家貧，三餐常不繼，對於菜餚當然無力講究，常時以白飯伴鹽下嚥，但他卻異想天開，用木頭削成雞腿形狀，沾著醬油以爲菜餚，每餐都關著房門吃飯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嘴裏不住的稱讚雞腿的味道鮮美，有一個小和尚從鄭紀的房門走過，聽到鄭紀自言自語，稱讚雞腿的味道鮮美，趕快報告老和尚，老和尚聽了小和尚的報告，怒氣沖天，便到鄭紀住房與師問罪。老和尚來到鄭紀門口，房門

還是關著，老和尚用手敲門，鄭紀聽到有人叫門，忙把木雞腿收藏起來，打開房門，請老和尚進來。

「長老光臨，不知有何貴事，乞道其詳？」鄭紀開口詢問。

「施主爲什麼白天關著房門吃飯？還吃著美味可口的雞腿呢！」老和尚問著。

「那兒！那兒！我那有錢買雞吃，請不要誤會！」

「那我要問問你？剛才小和尚從你的房門口經過，聽到你不斷的稱讚雞腿的好味道，你爲什麼說沒有？」

鄭紀聽到老和尚的話，真像啞子吃黃蓮，有口說不出。老和尚認爲鄭紀理屈心虛，必然是偷雞賊無疑，馬上翻臉無情的罵道：「你是一個讀聖賢書的人，爲什麼作出不知羞耻的偷雞行爲，真是斯文掃地！」

鄭紀聽了老和尚惡言相加，心裏非常氣憤，可是又不便將實情說出，真是難過極了！

老和尚盛怒之下，堅決的逼迫鄭紀賠償公雞一隻才肯罷休。鄭紀却再三否認，最後大家決定請求神明指示。

老和尚拉著鄭紀到大雄寶殿如來佛像前，點上清香明燭，雙膝跪下，向佛祖禱告：

「寺裏失竊的公雞，如果被鄭紀所偷，賜擲聖筊三次。」

老和尚拿起用竹頭破開做成像手掌形的筊，高舉雙手，望空一擲，正好是聖筊（凸出部分爲陽，平的部分爲陰，一陰一陽叫做聖筊。）連續擲了三次，全是聖筊。老

和尚理直氣壯，大聲指責鄭紀不該偷雞，鄭紀俯首無言以對，憤憤的指著如來佛像罵道：

「和尚們誣指我爲偷雞賊，已經是不應該的，你是神明顯赫的菩薩，爲什麼不主持公道，誣陷我做賊，毀我一生名節，我以後如有出頭的日子，必定拆除了九座寺，以消我心頭之恨！」

鄭紀無辜被誣，心中十分憤怒，垂頭喪氣的離開了九座寺，向溪邊走去，那時剛好某員外的啞巴小姐同丫環也在溪邊散步，小姐於無意中看到倒影，映出穿戴官服的鄭紀形像，突然驚慌失措，跌下溪裏。丫環大驚喊救，附近鄉人聞聲趕到，救起了小姐，某員外同時亦趕到，啞巴小姐忽然開口報告墜水情形，某員外喜出望外，忙叫家人找回鄭紀，鄭紀還以爲又是禍事臨頭，心裏砰砰地跳個不停。後經員外說明並無惡意：「小女從小暗啞，今逢貴人，突能開口說話，貴人鴻恩大德，感戴不已，將何以圖報！」

「小生偶然路過此地，欣聞小姐開口說話全係員外鴻福招致，小生怎能居功！」鄭紀誠懇的回答。

員外堅邀鄭紀到他家，詳細問明他的家庭狀況，挽留鄭紀在他家花園西廂房讀書，並把小姐許配鄭紀爲妻。

鄭紀自從受了那次的大刺激，便痛下決心，埋頭苦讀，力求上進，終於考中進士，具摺奏明皇帝拆除九座寺，把九座寺的木材移建明倫堂，後因菩薩顯托夢，鄭紀才留下最後一座殿宇沒有拆除，作爲菩薩遮頭之用，鄉人都說這是故意藉此激勵鄭紀上進的意旨。

有一年，福建閩中一帶大旱，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，閩中各縣紛紛上本啓奏皇帝撥發糧米救災，並請減免田賦稅額，當時朝廷准奏，特派宦官王某前往福建實地查勘，以憑定奪。王宦官先到福清縣，該縣士紳葉向高（退休宰相）殷勤招待欽差大臣，食必山珍海味，住必豪華大廈，以博得王宦官的歡心，使他向朝奏上皇帝減免田賦稅額。

王宦官到仙遊，鄭紀代表縣民招待王宦官，十分謙恭有禮，帶着王宦官走崎嶇羊腸小徑，觀看貧瘠之梯田，三餐以山芋供膳，王宦官吃著山芋，覺得味道又苦又辣，難於下嚥。

「這種食物叫什麼名字？爲什麼這樣難吃？」王宦官問鄭紀。

這種食物名叫山芋，此地農民一年到頭都當飯吃，有的人家連山芋都吃不到呢！」鄭紀誠懇的回答。

王宦官深深感覺著仙遊縣民貧困可憐，需要救濟；一方面又覺得福清縣民衆生活富足，兩相比較，眞有天淵之別，回朝覆命，便將實地視察情形，一一奏明皇帝，皇帝聞奏，便下令特准仙遊民衆免交三年田賦，福清民衆却加徵田賦一成。

鄭紀爲縣民造福的善行，至今尚流傳民間。

靈陂大石

山海經載：「閩在海中」。證以遊洋志，據漢書朱羅臣傳，「……閩越王避兵威，更徙南行，去泉州五百里，

居大澤中，（即今越王峯）；所歷踪跡，皆在大山中……」，足徵當時甯仙二縣，尚無平原。仙遊舊志云：「滄海桑田之說，極有理而難解。山居之民，每掘地得燭房殼及船板舵櫓等物，於鳴峯山尤數見。（鳴峯山在仙遊縣城南十五里，宋志作鳴山。天將雨則鳴，殷殷若雷。山頂有風穴，穴中蠟殼似室而方。）又云山嶺有殘橋斷碣，不知何時停權。」……又載玉尺經云：「宋時海潮自甯達仙之靈陂。（靈陂俗寫凌碑）迴流八十餘里，至本蘭陂築成。海潮遂止。」

靈陂離仙遊城東門約五里，爲通東鄉至何嶺必經的路，現在溪流已近枯竭，突想不到漢時，此處還可直航大海呢，傍溪通道，道旁有虬松一株，主幹離地非高，却曲折平伸而出，樹頂枝葉平鋪，狀頗雅緻。松下有巨石一座，周約十丈，石距地不高，依岸旁傾斜而下，好像作勢，欲入溪流。因此有神奇傳說。一說那石本來是海中巨龜，隨海潮流入，游抵靈陂，已海盡有陸。就乘興登陵一玩；不意流連忘返，且在岸邊酣睡一覺。等到醒來，那時已太陽含山，海潮早經遠退，重歸大海，已遙隔而無可能。惟守候岸邊，等海潮再至。那知是一覺隔世，海潮從此不至，巨龜雖痴心苦候，經成化石。一說那石是千年怪石，早具精靈，原欲緩步入水化成巨龜，隨潮漂海而去。不意當緩步前移，竟巧爲一啞巴牧童所撞見。那啞童經此驚駭，居然能開聲喊叫：「呀，大石會走路啦！」因此一被識破，便靜伏不敢前進，自此停在岸旁，傾斜將下，祇差尋丈

，不能入水。第三說：那巨石頭原有神遺，要入海化成巨船，運載當時，被追趕走頭無路的越王無諸殘部，從海逃竄。詎料，方欲入水，越王殘部已潰散無存，就此停止不前，未曾入水。

所以至今俗語，尚流傳一句，「靈陂大石未屈（到意）水」。意含譏諷，（那一般能力未遠，而好高騖遠，想做永遠達不到的事。）便指說：「他呀，靈陂大石未屈水！」

以上之說，都是怪誕無稽之談，原無足信，姑妄誌之以供談助。也可證靈陂確曾是海的一隅，潮流灌入。而仙遊東南以下，自然是汪洋一片了。

考場小笑話

舊時考場中，作弊者不乏其人，而笑話百出。場中防弊愈嚴，作弊愈巧，形形色色，筆難罄述，然仍須看本身脚色何如。如文理不通，則填寫亂賬，自露馬脚。如：「羊血倉三打天下」（「蓋人君之於天下」之訛）「廿一日上天」（昔吳二字之訛）「二語，可笑哉！非徒鬧出笑話，到底終歸白忙。

莆田有趣的民間傳說

秉 宏

莆田民間傳說的故事相當多，現在把其有趣的寫了數則，以博吾邑同鄉一粲。

鄭五哥的故事

鄭五哥的名字叫做什麼，無從查考，因他排行第五，人皆稱他五哥，學問很好，文章卓絕，但生性落拓，玩世不恭，視功名如糞土，赴考數次都未中，遊戲人間，行事諧謔。他又是明代神宗國師陳經邦的外甥，大家都不敢得罪他，故此他的軼事和笑話，歷數百年而人無不津津樂道。

五哥赴院試考秀才，文章做得又快又好，真是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做好文章，因時間尚早，不即交卷，却在卷尾的空白處，畫着一個轎子，由轎夫數名抬着，轎中端坐的是學政（主考官），又在轎子的左右邊寫着兩句道：「有即中一名；無則連加廳。」（「連加廳」是莆田的粗話，是不希罕的意思。）

學政閱卷，看了五哥所做的文章，大加讚賞，欲拔置第一名，及至閱到卷尾，見其所畫所題，不禁大怒。從前科場規則，卷上若塗有墨痕，便是文章做得怎樣好也不能錄取，何況畫上圖畫及題上侮辱的字句，因此不中是不消

說了，還須嚴加懲辦。後知他是陳國師的外甥，便以不了了之。

莆田城內后黃有個方三舍，爲子完婚，大肆鋪張，五哥看不上眼，要給他一個顏色看看，便於成婚的前一天下半夜，用大紅紙寫一幅對聯，叫人糊貼他的大門檻上，聯句是：

「二三子成婚，且喜后黃方三舍；

四五科不中，可憐前埭鄭五哥。」

翌日晨曦未露，五哥即備禮物登門道賀，看此對聯，故意大大生氣，叩門入內，大興問罪之師，方三舍鷄嘴被搗成鴨嘴，分解不得，祇好自認倒楣，央人出來調解，做公親的調解人，誰不知鄭五哥是難惹的人物，大家都勸方三舍當衆向五哥賠罪，又到前埭放鞭炮，掛紅布，開筵席，罰做戲，一場風波，才告平息。這樣做法，可謂諷而虐的了。

離莆城東關外三里的潤口村，有一座工程偉大的潤口

橋。俗稱濶口橋，近橋之濶口村，出了不少功名。

而且村大人衆，難免有些霸道，立了一種不成文的條規，即是凡是新娘的花轎若須經過濶口橋，必須在橋頭停下，讓該村的女人看看新娘的妍醜，看完了才許過橋。

鄭五哥思要革除這種不合理的陋規，以免誤了婚家的良辰，便想出一種非常出奇的辦法，由他假扮新娘，坐在花轎裡面，後面扛着很多的嫁妝，沿途鼓吹，維妙維肖。花轎抬到濶口橋頭，照例停下，濶口村的女人，爭先恐後地掀開轎簾，伸頭進去想揭開新娘的頭帕，誰知不看猶可，看了便「喂」的一聲驚叫，紅着臉趕快走開，又不便在稠人公衆面前說出個中原因。其他的探轎女人，都是同樣狠狽。該村男人知道其中必有蹊蹺，掀開轎簾一看，不由怒髮衝冠，噪喊呼叫：「快把假新娘拉出打死他！」原來五哥坐在花轎裡面，出示其不文之物，所以婦女們掀開簾子，無不弄得面紅耳赤，「喂」的一聲連忙退開。五哥聽了村人喊打之聲，却不慌不忙地除去新娘帽子，步出紅轎，向怒吼喊打的濶口群衆說：

「你們村裡的婦女們瞧個飽了沒有？如果還嫌不夠癮的話，可以統統叫出來讓她們再看看我這個美麗的新娘子鄭五哥！」村民聽見他就是鄭五哥，都嚇慌了。接着五哥喝斥道：「你們仗着村人人多，大膽胡爲，私立陋規，今後倘敢再這樣做，我鄭五哥非把你們大大地修整一回不可。今天我這樣做，不過是開個玩笑而已。」說完坐回紅轎，吹吹打打地回去，從此濶口人再也不敢這樣做。聽到這

件事的人無不捧腹大笑，鼓掌稱快。

在專制時代，做官的人出門，坐着官轎，護衛的兵勇在前鳴鑼喝道，叫老百姓知所迴避，否則便是「衝馬頭」，衝馬頭的人須受打板子的責罰。有一次，福建學政蒞莆，鄭五哥的朋友便跟五哥打賭：如果在街上能使學政下轎，當作東爲潤，五哥毫無難色，慨然答應。這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，因爲第一要衝馬頭，挨大板，第二要使學政在路上走出轎子，實在無此可能。

五哥自有他的辦法，看看學政的官轎在遠處要來了，便倒在街上不斷地翻滾，狀若狂癲。學政的轎子靠近了，也不迴避，翻滾如故，大叫「我的肚子要脹破了！」學政以爲他是神經病發作的人，便叫前導的伏役問他肚子裡吃什麼東西要脹破？五哥答稱不是吃東西太飽要脹破肚子，而是學問太飽要把肚子脹破，謂如不信，敬請面試，若有謊言，甘當重罰。

這個學政偏是愛才之輩，便在轎中出了一個題目，命五哥用形同粉筆之類的工具在地面上寫作。五哥才高八斗，下筆成章，不僅字字珠璣，而且句句金玉。他之所寫，起處乘虛，學政坐在轎中尚看得到，轉處合處，因離轎遠則看得不清楚。學政欲窺全豹，即令轎伏把轎子放下，步出看到完結，大加讚賞，並致慰言，這麼一來，五哥打賭贏了，大享口福一次。妙人妙事，人歎服到五體投地。

鄭五哥最膾炙人口的一件事，便是「放大炮」。時值元宵，大放炮竹，五哥令人裝設大炮一架，事先揚言要在十五日在武較場放其特製的大炮，炮聲之大，可以震破耳膜，所以要放的時候，觀者都要以其雙掌掩耳。時屆，五哥叫人把大炮抬出，招搖過市，徑往武較場，觀者如堵。大炮抬到武較場，放在場的中央，五哥裝腔作態，叫他的炮手們檢查這個，安排那個，緊張萬狀，好像煞有其事。

經過許久時間，五哥才向觀者大聲宣佈：現在要放大炮了，大家都要掩緊雙耳，否則便會成爲聾子。觀衆如命掩耳，五哥便命炮手燃放。炮架裝了一條長長的導火線，極爲矚眼，燃點了導火綫，五哥和他的炮手們即從炮架上趕緊跳下地上，拔足狂奔，站在遠處以避之，同時也緊掩雙耳，裝着驚惶狀態。導火綫越燃越短，接近炮心時，觀衆異常緊張，及至炮響，不過是一個小鞭炮炮，觀衆這才知道上當，大笑而散。「鄭五哥放大炮」的口頭禪，至今弗衰。

鄭五哥言行舉止，滑稽俳諧，多如上述，所以興化人都呼他「瘋五哥」，瘋字莆語及閩南語均讀「小」，以莆音或閩南音讀之更有趣。鄭五哥的故事，仙遊某戲班曾編入戲劇，劇名「瘋五哥」，筆者讀小學時猶及見之。

官拜蓋露亭且止

上一則民間故事說到鄭五哥的舅父是國師陳經邦，莆田縣志列他爲人物志名臣傳，嘉靖乙丑會試列第二。明神

宗在東宮爲太子時，經邦被選爲講讀官，及神宗登大寶，經邦執經侍左右，每逢進講，明白懇切，聲音洪亮，神宗改容聆聽，賜資甚厚。經邦儀度莊雅，進退雍容，神宗常呼他叫做白面書生而不名，升侍讀學士，後轉禮部尚書，曾蒙兩宮召見，各有慰勞賞賜，這是殊榮，皆異數也。

以上所述，都是莆田縣志所載，即因此故，莆人對他便有一種似乎近於誣譏、而實是引爲邑人誇耀的一則民間故事，這個故事便是「官拜蓋露亭且止」。

因爲神宗皇帝常呼曰「白面書生而不名」，並且「兩宮召見各有賜」，望文思義，便可推知陳經邦是個漂亮的人物。民間傳說的陳經邦是這樣的：他做了國師，有一天給一個善於算命看相的人去推算他的宮運，那個人先算他的八字，又用功看他的相貌，便下了一句斷語，說官至蓋露亭且止。意思是說如再戀棧不舍，便會惹出殺身之禍。但是在官爵上，並沒有「蓋露亭」這個名堂，陳經邦覺得很奇怪，只好把它當作姑妄言之，和姑妄聽之的一種說法。

所謂兩宮，便是東宮皇后和西宮皇后，不知道是那宮的皇后看中了陳經邦，便暗中和他私通，這事當然是在深夜很秘密的進行着。因須在深夜中進行，陳經邦須走一段很長的路，才能夠抵達宮中和皇后幽會。皇后很愛陳經邦，怕他爲露水所侵而生病，就蓋了一座長長的亭子在這條路上，題曰「蓋露亭」。到了這個時候，陳經邦才猛憶起算命看相先生的話，方始恍然大悟，上疏乞歸（罷官），神宗許之。乞歸時經邦年紀還是中年，急流勇退，得保天

年。

按莆田縣志：「再疏乞歸，年尚未艾，林居三十年，每詮宰閣臣缺，廷議輒推經邦，上亦勞念，時間先生無恙。……」可見陳經邦是一個居心正直的名臣，豈是慈禧的榮祿可比？不過民間傳說，把縣志所載斷章取義，不能謂爲無因，只是有污先賢名譽，殊可哂也。

聰明花頓開的柯潛

莆田柯朱村人柯潛，在明代宗景泰二年中了狀元。有明一代，莆田人中進士的共五百零九人，而名列第一的狀元只有兩個，一個是林環，另一個便是柯潛。科舉時代，無論會試（考進士）鄉試（考舉人），都是三年舉行一次，試想，以三年時間，集全國的舉人於京師來個會試，而且中進士的名額只限三百名，數百名中獲得第一名的才是狀元，的確是非常不易和難能可貴的。

柯潛中了狀元，大魁天下，莆人引爲莫大光榮，自屬不在話下。依照我國老百姓的說法，凡能中進士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降，許多的傳說便應時而生，流傳後世，狀元公更是非同小可，故其傳說遠超其他進士之上。

民間傳說中的狀元柯潛，是一個農家之子，晚上獨行，村人都看見必有兩人持大燈籠爲之前導，燈籠上大書狀元兩字，村人大感驚異，便將此事告知其父母，勸須延請名師教讀。柯潛的父母望子成龍，便請了一名飽學的塾師到家裡教他讀書，書房就是在他住宅的閣樓上。一個先生

只教一個學生，希望能夠收到很好的效率。殊不知柯潛生性愚鈍，認識一個字要相當的時間，背一段書要更長的時間，先生起初耐心苦教，後來覺得他實非讀書的料子，便灰了心，堅決辭職，雖經柯潛的父母苦苦挽留，但先生說「孺子不可教」，終於決定離開。

先生離開的那一天，柯潛送先生至十里以外，戀戀不捨，其情可憫。先生看了，心中有所不忍，便對柯潛說：「我出一個對子，你若能對出來，我便回你家再作你的教席。」柯潛說：「好，請先生出吧。」先生舉目向田野一望，看見一個女子獨行，便說：「女子獨行誰敢攬？」柯潛抬頭向遠處眺望，忽見壺公山，聰明花大開，即開口對着說：「先生欲去我石留！」先生大感驚奇，因爲「敢攬」諧音「橄欖」，石留諧音「石榴」，意存雙關，實不易對，而愚笨如柯潛，竟能隨口對出，且極巧妙，那得不奇！原來柯潛是壺公山的山神轉世，只因居住在柯朱村，從來未曾見過壺公山，故此愚鈍，一旦見到，聰明花便大開了。

於是先生就對柯潛說：「現在我可以答應回到你家去再教你讀書，但有一個條件你必須遵守，否則我是不回你家，這個條件是你要用功讀書，三年不得下樓，你能答應嗎？」柯潛說：「誓當遵命，現在便請先生同我回去。」先生偕同柯潛回去，一個用心教，一個發奮讀，三年不下閣樓一步，進步很快，第四年便中了秀才，名列前茅。以後連捷，由舉人而狀元，真是十年窗下勤苦讀，一舉成名天

下知了。

民間傳說和莆田縣志名臣傳所載的完全不同，縣志所載的是「柯潛自幼警敏嗜學，十歲喜賦詩，十五能爲舉子業，景泰二年廷對第一，授翰林修撰」。他的最高官爵是「國子祭酒」，享年五十一，朝廷遣官諭祭營葬。

風流放誕的狀元林環

林環，莆田城內赤柱人，在明成祖永樂四年廷試第一，是一個風流放誕的才子狀元。他的臉貌英俊瀟灑，又是官家的後裔，才子風流，自古以來多數是分不開的。他做秀才的時候，城裡某姓家中有一個年青寡婦，生得天姿國色，但紅顏薄命，結婚不久，丈夫病亡。她矢志柏舟，決心爲亡夫守節，雖然淡裝素服，不施脂粉，但麗質天生，尤見美艷，人爭羨之，但誰也不能獲得美人青睞。

林環的朋友中有幾個好事的，激着林環說：「你是有名的風流才子，如有本領把這個美麗的寡婦弄到手，而握有確實證物的話，我們願演劇設宴表示認輸，反之，你也要這樣做，這個輸贏你敢來嗎？」「有何不敢？我們一言爲定，我可以預先告訴你們，這個輸贏你們輸定了。」林環很有把握地下了這個賭注。

林環的文章已爲人所重視，且又財雄勢大，年青貌俊，下了一番工夫，那個寡婦便被勾搭上了，陳倉暗渡，情意綿綿。他爲跟朋友賭着輸贏，便向寡婦討了一雙她自己所穿的綉鞋，假說是拿來作爲紀念品，實則是要執以作爲

證物，寡婦不疑有他，慨然持以相贈。林環得了寡婦綉鞋，就把它拿向友人展示，證物擺在大家眼前，林環當然贏了。

友人如約演劇設宴，履行前諾，但不該在演劇的時候，把這雙綉鞋掛在戲台的橫木上，蓋既壞人名節，而且居然公開，結果寡婦於羞憤之餘，即在當天上吊而死。像林環這樣的儂薄子弟，居然能中明代第一個的狀元，據傳說原因是他乃爲天上的文曲星。然而文曲星必能中狀元，却不可作價薄的事，所以受了天譴，減其壽數，官只做到侍講，享年只有四十。

莆田縣志人物志，把林環列入儒林傳，原因是他預修永樂大典，後來卒於北京，得年確是四十。

爲才女而夭折的戴探花

戴大寶，三歲學語時即能聚合文辭，像有神授，幼年便兼通五經，十三歲時，他便考中了宏治辛酉鄉試的第三名舉人。二十歲時，明武宗正德戊辰會試第二名，廷對第三名，便是中了探花，他的對策流播海內。以上是莆田縣志人物志儒林傳所記載的。

莆田民間傳說的戴大寶，說他是神童，這和縣志對照，並無出入的地方；說他太聰明會天壽，也和縣志所較吻合，這是民間故事和載籍比較最類似的一則，其所不同的，民間故事說他是爲着一位才女而悵鬱以終；縣志則云乃爲拒婚宦官劉瑾，聞母計喪歸鄉而卒於途。

以下是民間故事中的戴大賓。

戴大賓十三歲便高中舉人，大家都稱他爲神童，豐姿秀美，女子見之，無不傾倒。那時莆田也出了一個才女，佚其名，年紀和戴大賓相若。才女不僅美麗，而且滿腹文才，誓言若非遇到才子，甯死不嫁。

有一天，這個才女走到關口橋的上面，聲言若有任何少年士子能夠對出她所出的對聯者，便以身相許。這種行爲，可以說是等於擺設「文擂台」。風聲所播，遠近少年士子爭往一試，看熱鬧的人也趨之若鶩。但是自朝至午，所有前往打文擂台的少士文士，沒有一個人能夠對出來才女所出的對子，大家乘興而來，繳羽而歸。

午後才女仍在等待，希望能夠遇到才子。下午三、四點的時候，戴大賓聞訊趕到關口橋，群衆看見神童來了，拍手歡呼，閃開一條路，讓戴大賓進來，有的大喊好戲在後頭，棋逢敵手，現在有得瞧了！

戴大賓斯文文地走到橋的中央，先向那才女端詳了一下，容貌方面，果然是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秋水爲神玉爲骨；戴大賓神童之名，才女自早耳熟能詳，她之所以要這樣做，目的也是想要把戴大賓引出來。四目交投，見他天秀異常，芳心大喜，心想神童之名，觀其外表，果不虛傳。但才女既然聲言在先，文擂台總是要打的，兩人說了一番久仰的客套話後，戴大賓便請她把對聯的頭聯說出來，以便領教。才女說，既然這樣，恕我無禮了，便出了上聯

「八刀分米粉；」

這是把一個字拆開來而成最後一個字的上聯，下聯也須同樣拿一個字拆開來對才行。可是一時之間，戴大賓却想不出要以那個字來對才可配稱，想了很久，仍想不出，只好垂頭喪氣地離開關口橋。走了不遠，忽聞寺上傳來鐘聲，戴大賓大悟地說：「得之矣！」便趕快奔回關口橋，可是到了橋上，看見萬頭攢動，向着橋下的波濤歎息。原來戴大賓對不出對子離開後，才女頓足捶胸，大慟一場，然後哀怨地悽聲說道：「神童尚且不能對出我的對子，世上還有何人能對？」說完縱身一躍，竄進滄波，可憐才女佳人，竟隨濁浪去見東海龍王了！

戴大賓聽了，猶如霹靂轟頂，酸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我趕回來遲了一步，致釀悲劇，此恨綿綿，永無止期！」人們爭問戴舉人是不是已經對出了此對？戴大賓說：

「千里重金鍾。」

「鍾」和「鐘」義異而音同，戴大賓聽了寺內發出的鐘聲，因而想出鍾字以爲對，可惜太晚了，惜哉！

據莆田縣志所載的則是逆璫（太監）劉瑾兄女有才姿，瑾養爲己女，他看中了探花翰林編修戴大賓，必欲以女嫁之，乃爲建邸舍，具車馬僕從，大賓恐他日必會污損自己清譽，便縱酒佯狂，鞭笞劉瑾所贈僕役，僕役告瑾以大賓做人輕薄，不是致遠的大器，瑾意漸衰。會大賓聞母計奔歸，卒於途。劉瑾後以關中解元某娶其女，解元也是年方二十，有俊才，瑾誅，解元坐瑾黨，削籍。

金石書院及其鬼談

聘仙

仙游城內金石書院，倡建於乾隆四十年知縣陳興祚。

址在金石山上。山爲大蜚山分支左旋伏而突起，陂陀崔巍，古松離立，登其巔則全城在望，乃勝景也，位城內東北隅，宋待制傅楫曾讀書於此，楫字元通，師事古靈陳襄先生，爲人狷介，忠直廉潔不阿，爲當時名宦。陳襄語人曰：「元通金石人也」，山篆有蔽金夏石，山因以名之。

明尚書鄭紀曾有時記金石山，「載酒臨金石，登高逸興開，閑穿松下履，拚醉菊前杯。城飄吹花去，山雲帶雨來，何須尋海外，此處即蓬萊。」可見當時金石山是如何幽勝，被譽爲海內蓬萊。文人雅士，登臨賞勝，觀城飄山雨，載酒穿松，對菊拚醉，近廓有這所在，誠不易得。

山巔有文魁閣，左右有紫陽祠和呂祖仙宮，今除金石書院，改爲仙遊縣立中學，拓大故構外，餘祇留遺址，可供憑弔，實也沒有什麼保存的價值。當年金石書院，原具萃四方之士，擇之於庠序之意，所以將常年租穀，撥入書院，以公衆捐款，爲士人之資膳，有點像現在的師範學校，確曾造就一些人材。今景物全非，金石書院尚留影跡。不知離鄉卅餘載，如今又是何樣面目了！

寫完金石書院，憶及一段有關鬼的故事，吾師言之鑿鑿，爰附誌之：

清末書院，即有膏火資膳之助，當然不少童生萃聚。

間有一陳生，東鄉折桂里人，頗有志於學。一晚，二更左右，自外觀劇歸，匆匆而返，慮過時不得其門而入。行至何厝廢址，從前因爲毗連巨宅，後家道中落，年久失修，全部塌陷，僅餘基地，已雜草苔痕，野樹兀立，日時有臨近牛馬在此放牧，夜間則有陰森之感，經此者必快步而過，莫敢停留。陳生迅步至此，心旌動搖，忽見前面路旁，有小屋一間，燈火從裏面照出，驚疑不定；可是那是必經的途徑，惟有壯胆前行。及近瞧看，原來是一間小雅閣房，佈置潔淨，一少婦正對鏡梳妝，一頭秀髮長披，從鏡中映出，臉龐白皙可愛，頗具姿色。陳生正當盛年，不免心猿意馬，雖仍前行，也頻頻回顧。但是疑團重重，謂爲出入路旁，那來如此雅潔閨房？返回寢舍，一夕無話。次早一起，即將昨夜所見，詳告一二相知同學。咸認無此可能，但仍約偕往，再察究竟。僅見柩屋一間，歷時已久。查詢臨近人家，知係何家媳婦停柩之屋。那媳婦正荳蔻年華，結婚不及二年即卒。何家邇來多忙於奔走衣食，無力營葬，寄柩于此。陳生心憤於女鬼的故意作弄，歸即擬一稟

，向城隍廟焚化控告。經過一月，往事已漸淡忘。忽一晚夢見，被城隍爺傳召，在廟內和女鬼開堂對審。陳生陳辭，以陰陽有別，男女不親，怎麼可在路旁，現身作態，心存挑逗，應予嚴懲，以禁倣尤。女鬼也理直氣壯，指陳生身為士子，竟不知禮教，暗窺婦女閨房，且妾閨房築此，已歷多載陰陽無涉，何能對他別存邪念，顯是一派自欺欺言。至二更，是妾起身梳洗的時候，有何不可？審問至此，城隍爺乃下判如下：何婦閨房築在道旁，實非所宜，即着牛頭馬面兩將軍，日內前往拆除。至陳生乃一書生，竟不遵禮教，姑念汝尚有前程，輕罰打掌心五十下，一覺醒來，全身冷汗；但羞對人言，也認為夢幻的事，那裏可信，淡然置之了事。

沒過幾天，又和朋友行經該處，忽見有牛馬追逐爭鬥，腳踢角挑，竟把那柵厝推翻。陳生不禁嚇得一跳，私驚那夜夢審的事，已有了應驗。自己掌心挨打，將不能免。惟力自微惕小心，冀可渡過這一關。

那月的望夕，南門外陳祠演大棚，大棚為仙邑戲劇的特色，可聯合三四班戲班，搭大棚合演，如三國演義，隋唐，春秋列國等歷史劇，一連四日夜，機會難逢，一晚乘興往觀。等場散歸時，勿抄捷徑穿四孔井巷想出大街。一抵巷口，巧碰知縣老爺巡夜，鳴鑼開道，欲退而迴避已來不及。竟被皂隸逮住，帶至老爺轎前，以衝馬頭罪，等候發落。結果是罰打掌心五十下，不多不少，一如城隍爺下判，寧非怪事！

興化府縣試談片

·老淑·

進學自是喜事，然須有一筆破費，視各人之貧富而定，有中落之家，而被列為富戶者，斯時憂喜參半，幾有擺脫不得之苦，其名目有三：

一修金，兩學老師（每學教諭一員曰正堂老師，訓導一員，曰偏堂老師）及原按保廩生，均有此項權利。

新進生須向本學正堂老師，認題修金，如生理家之開價還價，爭持甚烈，蓋學師薪俸微薄，專靠歲科試兩回修金收入，且覆試名冊，須由學師畫卯送院，故又曰卯金。有劉姓教官，刻一小印曰為「卯金子為卯金來」蓋紀實也。修金認定，乃得覆試，其價四兩為最小，多者至百兩，百兩以外，泉漳有之，吾莆所無。

偏堂老師及按保廩生，大約照價，不另商，故修金認題一兩，須以四兩三錢計算以正堂隨封加二，偏堂加一故也。

二，菜儀：此項想即贊敬，向由學師彙收呈繳，學台所得幾何，不得而知。大約每名菜儀，以四十元起碼，多者或至百金，亦以貧富為差，自院胥，院差，以至學胥，學斗，皆在此中染指而分潤焉。（莆人郭尚先任四川學政，革除菜儀各項陋規，士林頌德，蓋川中有「秀才破家」之謬，可知得一秀才，殊不易也）。

三，喜報：府縣禮房，及承辦考差各役，均送報條討賞，名目甚多，然為數至毛錢而止。

受業師亦須送修金，在拜師時議定，多寡不等，但總要拜師，不拜師，則有背師之罪。

興化什俎

阿宏錄輯

莆田縣志卷之三十五，所記的是雜事和叢談，卷之三十六，所記的是詩話和耆壽，仙遊縣志卷四十二下，所記的是耆壽，卷五十三的據拾下，所記也是叢談。吳聞軼事。資料都相當珍貴，現在擇其神世道人心，具有風趣，以及雅俗共賞的事跡，作雜俎篇，以饗郡儔。

雜事

韓文公（愈）說：「閩人舉進士者自歐陽詹始」，唐史因之，這是錯誤的。因為莆田林藻於唐貞元七年辛丑第尹樞榜，而歐陽詹和韓愈、李觀諸人，則是貞元八年的進士。林藻兄弟和歐陽詹是在一起讀書的同學。證之閩川名士傳的林藻登科錄，也是這樣記載的，這大約是韓愈偶然忽略而說錯的緣故（見莆陽此事）。於以知閩人第一個中進士的是莆田林藻，歐陽詹是第二人。（編者按：歐陽詹爲晉江人。）

議諫大夫方慎言赴廷試時，太子仁宗，年紀尚幼，他看見慎言所用的硯很別緻，便向慎言索取。慎言答以等待考完了試才給。到了薄暮，仁宗又來，慎言就先穿衣袖把硯擦乾淨了，然後跪而進之。仁宗持硯入奏眞宗，眞宗嘉慎言知禮。唱名的那天，仁宗站在御案的前面，指着慎言

說：這個多鬚子的就是送硯給我的人。後來慎言躋上顯貴之列，許多人都說乃是由此而來的。（見朱志）。

方偕很會喝酒，醉後聰明超過平日。那時他做福清縣知縣，屬吏乘其醉時稟告公事。第二天復查，偕於醉中便知屬吏少報一件，就說：「尚有某事未曾報告，」屬吏叩頭謝罪。他曾出使契丹，契丹每次宴請南朝使臣，勸酒的器皿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是剖大瓠的一半，用金盤承托，每瓠盛酒三升左右，使臣都喝不完，只有方偕一飲而盡。契丹王大驚，送給他名馬一匹，稱這酒器叫做「方家瓠」。（見車軒筆錄）。

蔡襄年十八歲便中天聖八年進士，是宋代名臣之一，詩文之佳，自不待言，書法方面，歐陽修的評語是「獨步當世」。他的書法，以行書爲第一，小楷第二，草書第三，隸書也很出色，真是眞草隸行，無不如意。以其遺力餘

意，變爲飛草，翔龍舞鳳之勢，可愛而不可學。韻語陽秋說：「本朝書法，以米元章、蔡君謨（襄）爲第一，其他的書法家都比不上。」君謨所書，與王子敬的行筆絕相類似，藝至於此地步，實在太難學到了。」（見東坡志林，仙遊縣志卷三十三人物志名臣傳亦略提及）歐陽修六一歸田錄說：君謨既替我書集古目錄序刻石，其字尤精勁，爲世所珍，我以鼠須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，君謨大笑，以爲清而不俗。

蔡襄與福州屯田員外郎劉異約婚，後劉歿，家道衰落。襄出任福州知州，便尋前約，劉家以非偶辭，襄說：「古人掛劍尚有此心許，前約豈可食言？今劉家貧，不過是說沒有力量辦嫁粧而已。」就一切由自己治辦，叫他的兒子旬受室以歸（見端明遺書及仙遊縣志卷三十三）。對朋友重信義，一諾千金，襄可當之而無愧。

閩俗對居喪非常重視，甚至有破產請僧道超薦亡魂，以盡力豐修才算是盡孝的，襄任泉州知州和福州知州時下令禁止。距離泉州二十里的洛陽，來往的人要渡海而過，多遇不測。襄立石爲橋樑，長三百六十丈，上鋪厚大石板，下種牡蠣使基礎堅固。默片時代，曾有蔡襄造洛陽橋的影片，這都是襄任官時的大德政。

黃泳年三歲時，讀書過目成誦。大觀二年應童子科的考試，得旨赴京官闕，十二月引見。宋徽宗摘毛詩「如南山之壽」句叫他背誦下去，泳應聲說：「不驚不墜」，徽

宗又以「一墜」字的意義問他，泳答說：詩人所講的話，不懂諱忌，我那敢再說？原來「墜」字的意義不佳，那能好好作解釋。徽宗見他這樣聰明機警，大悅。那時泳尙屬童年，徽宗乃命他偏見皇后和嬪妃，得了很多的金錢和菓餌。過了第二年，徽宗賜他五經及第。

陳實在明永樂四年，登林環狀元同榜進士，實負才不甘居下，上疏稱說朝廷取狀元不公。成祖召他詰問，實答道：「我能百問百答。」帝遂命學士繕撰百問策一道，繕擬以「聖門七十二賢，賢賢何德？雲台二十八將，將將何功？」爲問答道。成祖御平臺命林環、陳實對試。實的對策文長千餘字，先說聖人之育才與王者之報功，事雖不同，而道則一，後世才有聖門七十二賢和雲臺二十八將之說；而以七十二賢言，多數是以德業聞的，但亦有少數是寂然無聞的；以二十八將言，所建之功不同，也有不足稱道的。並列舉七十二賢、二十八將的名字和事實以證之，娓娓道來，言之成理。策上，林環也條答詳悉，而實竟以廷爭違旨發戍三邊，不久便死了。大家都稱他叫做「廷爭狀元。」，因爲陳實以奇才負奇氣而得奇禍，算是奇傑的人物。

柯狀元潛官居翰林學士，掌管教庶常，承詔受業的有李賓之諸公。院的後堂有栢樹兩株，是柯潛所手植的，號稱「學士栢」，旁邊建有瀛州亭。到了劉文安做院長時

，又鑿一井於其旁。「柯亭，劉井」，士林以爲美談。

布政方守，致仕家居。居官廉潔，晚年窮甚，若有事入郡城或遊歷訪友，便使其幼子偕一僕抬着轎子。有一次宴會於士大夫的家裡，酒才數行便與主人告別回去，因爲那天晚上很冷，方守恐怕其子久等的緣故。主人見他這樣，起初很覺駭異，以後知道其原由，遂大驚歎！僉憲翁夢鯉說：這事跟陶淵明使門生同二兒抬藍轎相同，但淵明棄官是爲着高尚的意致，而方公歷官方伯，清苦至此，尤爲近世士大夫所難做到；而其幼子也可說是一個能夠養志的人（見拙菴管見）。

侍郎王大用，在江西作參政時，和江都左唐同僚，感情很好。左唐病得很厲害，對王大用訴說子幼家貧，不勝悲傷，大用便許以其女妻其子。以後大用爲大同巡撫，便道尋找左唐遺孀踐婚約，左氏恭人站在屏間揮淚辭以非偶。王巡撫歎息說：「我和你家大人道義相得，生死交情，言猶在耳，其忍忘之？」竟治粧奩遣女于歸。這事和蔡襄尋婚劉異的兒子踐約相同。古之君子重然諾，對兒女婚姻大事，以貧富或今昔門戶地位不同而翻悔，殊足千古！

中承林大輅致仕家居，他的父親嘗設宴會，所請的都是老人家的布衣老友，譙飲聚坐談笑以爲樂。中承侍立終日不敢言倦，他父親的老友們心感不安，請他自去休息。

他的父親說：在禮的方面，小子應該這樣做才對。古人雖然做了大官，但對事親和尊敬父執之輩有若是者，不敢違禮，這便是中國固有文化的一大特色（見續志遺事）。

御史陳珀，才出京城，剛好同鄉訓導翁瑞病死任所。訓導是冷宦，又無依靠，陳御史乃運翁訓導的靈柩同歸，道路誤傳，以爲是陳御史死了，等到抵達莆田，才知道那是翁訓導的靈柩。唐木溪對陳御史的這件義舉，時常拍着衣裳表示贊美。孟子說：見義不爲，是無勇也，如陳御史者，其義實足作爲我們的楷模了。

莆田文化人物之盛，冠於閩中，有一家九刺史的，那便是唐代的林披，他生有九個兒子，藻舉進士，蘊、著、薦、葦、曄、蒙、旣、都是明經及第，薦爲司馬，餘皆刺史。披做蘇州別駕，也贈睦州刺史。有一門五學士的，那便是黃璞舉進士，他的兒子仁藻、仁渥、仁滔、仁潤，同列館職，有一科兩狀元的，那便是宋熙寧丙辰，徐鐸舉狀元，薛奕應武舉也中狀元。所以神宗有詩說：「一方文武魁天下，四海英雄入彀中」。有狀元、榜眼同一榜的，那便是紹興戊午，黃公度狀元，陳俊卿榜眼。故此當時詩句有云：「粉榆未五里，魁亞占雙標」。到了明代，科甲尤盛，有一科雙解元的，那便是永樂戊子楊慈，黃壽生；宣德壬子林同，宋雍。有一科五經魁的，那便是嘉靖癸卯第一名黃繼周，第三名林仙成，第五名黃謙，第五名江從春